



志愿者工作对我来说，能够真实地触摸到自己的职业角色、职业行为与广阔生活世界的联系，**这对我来说具有自我认同的终极意义。说到底，我对这个世界有用，才能说服我自己。**

人，不能召之即来挥之及去，下楼早了大家都挤在一楼大厅，下楼晚了耽误整个小区的检测进度。”

更不巧的是，她所在的楼栋有 35 层，偏偏前一阵在改装电梯，装到一半，疫情来临。原来两部电梯，只有一部电梯能够正常运转。这样一来，居民的下楼速度骤降，甚至不少高区居民因为等不到电梯，只好徒步下楼。此前第二次核酸时，因为各种突发情况使得调度出现了偏差，部分居民下了楼，排了队，却被告知再回去，难免有点抱怨。

好在经过她的及时解释，邻居们大多表示理解，矛盾随之化解。实际上基层工作和突发情况的琐碎，让石力月也没空顾得上到底有谁抱怨。“今天有人主动找我，向我道歉，说是那天心情不好对我出言不逊，要道歉。其实我根本没注意到这些。”石力月说道。

这次志愿者的经历，也让石力月与一些“熟悉的陌生人”相遇。在她家楼下，住着一位老太太，独居，91 岁。为了更精确地告知每一户居民接下来的防疫事项，需要每户人家都进到微信群，而独居老人往往在这些新媒体的使用上有障碍。当她得知楼下老太太的情况时，决定上门手把手地教她使用。

“老太太非常和善，非常客气，看到我来帮忙，接连道谢。闲聊中我得知她也是知识分子，所以教她使用并不是难事，只是年事已高，记性不大好，所以我把每一步操作都给她写在了纸上。”交谈中石力月发现，之前老太太都是被相熟的邻居告知有核酸检测后，再去阳台上看，等到人少时独自一人乘电梯下楼。“我为此感到有些自责，因为之前不了解情况，所以没有告诉她高龄老人有绿色通道这件事。”

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当天，小区又开始了新一轮核酸，石力月在一楼的楼梯口做信息登记。“在下楼的人群中看到，却彼此来不及打招呼。作为 91 岁的人，她的行动算是利索，但我望着她来去的背影，总是有点难过。”

做了几天志愿者后，石力月坦言，自己从来就不认为自己

只有学者这一个角色，在不同的角色里实践，是她感受、认识这个世界以及与之互动的方式。“志愿者工作对我来说，是一个走出书斋走出校园的过程，能够真实地触摸到自己的职业角色、职业行为与广阔生活世界的联系，看到自己的学术训练、知识生产与这个社会互相作用的轨迹，这对我来说具有自我认同的终极意义。说到底，我对这个世界有用，才能说服我自己。”

当医护成为志愿者

“担心的呀，我女儿生病了，出不来。她还是大病，肝癌。”上海市民姚女士此前告诉媒体。

小区闭环管理后，较之正常状态，市民的生活难免有影响。尤其是当家里原本就有病人，或者有居民遇上突发疾病，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问题。

《新民周刊》注意到，最近在上海，不止一个小区出现了居民志愿者自发组织的“社区医护小队”。

在徐汇区长桥街道，一个常驻人口超过 6000 人的小区——华沁家园。这里是长桥街道第二大社区，小区里不少是老人和小孩，从 3 月 11 日开始了闭环管理。姚女士的女儿，正是住在这里。为了解决居民们在封闭期间求医问药的烦恼，一支由来自全上海各大医院的医护人员组成的 11 人医护小队，从居民中走了出来。

这个医护小队的发起人洪姝，是华山医院麻醉科的护士。时光倒回两年前，彼时洪姝是上海华山医院第四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队员。在同济医院光谷院区，她曾和其他同事一道，组成了“插管冲锋队”。这支“冲锋队”，离病毒最近，时常身处险境。

两年后，在自己生活的小区报名志愿者，成为医护小队发起人，洪姝直言“更从容了”。“当时去武汉，心里面没有底，